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atmospheric painting. It depicts a coastal scene with several buildings, possibly a village or a small town, situated on a hillside or cliffside. A prominent white lighthouse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inting.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greens, and browns, with some highlights in red and white. The style is somewhat impressionistic or expressionistic,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light. The painting is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that appears to be the cover of a book.

碧海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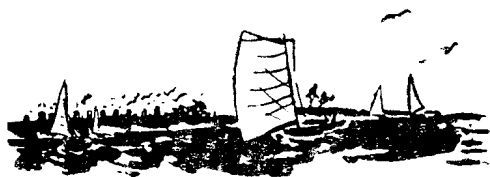
梁信著





碧海丹心

梁 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海南战役”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松花江部队解放雷州半岛后，为了追歼逃到海南岛的残敌、迅速解放海南人民，在军长丁威扬和军政委佟克军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党的战略方针，依靠了地方党组织和广大渔民群众的支援，克服了渡海作战的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创造了木船打胜敌军舰的史无前例的奇迹，终于在很短时间内，胜利完成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

小说朴素而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史实，塑造了军长丁威扬、军政委佟克军、连长肖珥、指导员苏志伟、战士马四虎、白德刚、大老刘、小洪等英雄人物的生动形象，歌颂了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同时揭露了美蒋集团黑暗腐朽的本质。

目 次

第一章	十万亡命徒	1
第二章	猛虎遇滄海	13
第三章	“二十天”的爭夺	28
第四章	哪来的漁船	43
第五章	海洋的女儿	54
第六章	独特的魚宴	65
第七章	加紧准备	80
第八章	群雄鬪海	90
第九章	“唉，你操多少万条心呵！”	113
第十章	震惊世界的“海战”	126
第十一章	先遣部队跨琼州	145
第十二章	群魔狂舞	158
第十三章	在“和平”的日子里	171
第十四章	千帆渡海之夜	191
第十五章	炮战通宵滿海紅	199
第十六章	丹心照碧海	211
后 记		227

第一章 十万亡命徒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象北方深秋一样的南国的冬天，来到了祖国南方边陲尽头的雷州半岛。寒冷的气流，很快地越过琼州海峡，席卷了海南岛——这个祖国的门户，南海的珍珠！

长青的群山，也减褪了苍翠的姿容。南渡江两岸的椰林蕉丛，在冷风中娑娑抖动。只有五指山的红藤——这琼岛土地上的劲草，仍然伴着青松翠柏，在疾风中茁壮地生长。红藤伸展着苍劲有力的臂膀，好象在说：大地上的伙伴啊！狂暴的朔风会过去的，冬天后面就是春光，是那样美好的春光呵！

形状象一只臂膀的雷州半岛，它的尽端，象收攏的拳头似的海岸边，这时正在流血，正在燃烧，正在遭受敌人的浩劫。蒋军的十几万败将残兵、官僚、地主、惯匪和杀害过多少革命志士的刽子手们，在逃亡之前，正在用血手玷污它，蹂躏它。

风，带着腥味、苦味和咸味的风，吹刮着百里黄沙，卷着海麻树宽大的落叶，扯动着海岸上那一面罪恶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在这面垂头丧气的旗下，挤满了肮脏、憔悴、惶惶不安的黄衣人群。这儿有蒋介石的嫡系军，有陈济棠、薛岳、余汉谋

的粵系軍，有桂系軍的殘余部隊，還有從中南各省逃來的散兵游勇。雖然他們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面前，已完全喪失了招架的力量，但對這小小雷州半島上的和平人民，却大施其淫威。在這里，他們用槍托和刺刀，逼迫着沿海一帶的青壯年和老水手集中起來。“我們，請你們到海南島去。”一位溫文爾雅的“政府”官員，對被捆綁着的漁民說，他特別強調那個“請”字。“為了不使共黨綁架你們……咳！保護你們，嗯……我們，……你們的船……”官員看看岸邊集中起來的幾百條大船：“自然不能留給共黨！能帶走的盡量帶走，不能帶走的燒掉。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於是，“國軍”認為沒有用處的舊船、小船，就全部集中，倒上美國運來的美孚油，燒掉了。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漁民，不顧國民黨軍的威脅，象壁虎那樣，把全身緊貼在船舷上。他以為，這樣可以保護下那條祖輩傳下來的小漁船——他全家的命根子。但是，“國軍”完全無動於衷，仍然把汽油傾倒在船上，點着了。猝然而起的暴火，卷着濃烈的油味和墨汁般的黑煙，立刻鋪散開來。再也看不見那老人悲憤的面孔了，再也聽不見他嘶啞的叫喊了。他那帶着海水味的破衣爛褲，被烈火燒成片片焦灰，隨着火舌飄動着，向無際的海空飛去。不一會，在那燃燒的群船所特有的氣味——朽木味、燒魚味、桐油味中間，透出一股只有在火葬場才能聞到的焦尸氣味。

敵人抓人燒船的當天黃昏，在雷州半島盡南端的金沙角，三十多個老漁民（他們是一些沒有听信中共南路地委的號召：“藏船暫蔽，等待大軍”的老年人），搜集起十多支打海匪用的

自卫枪支，自发地起来反抗了。半夜里，他们偷偷地袭击了在金沙村内的特工征船队。凭着渔民特有的勇敢和敏捷，袭击很成功。“国军”没有公布损失情况，只说发生过一次“暴民事件”。

“国军”发怒了：“国军万里迢迢，从中原到这里，忍辱负重，支撑着破碎的半壁河山，暴民还忍心来反抗！国军爱民如子，为国为民，愚民仍不能仰体此意！……验明正身，就地枪决！”

于是，一人“犯罪”，牵连保甲。就在当夜，启明星还没露脸的时候，在悲凄的海啸声中，响起了一阵不很清脆的机枪声。三十几个满手桨橈创伤、一脸海风吹起的皱纹的老渔民，倒在他們从小就赤足踏遍的黄沙上了。那亲吻过他们祖祖辈辈脚板的黄沙，慢慢地、慢慢地吸干了他们无辜的鲜血。于是，死般沉寂的金沙村里，有几十个老妇人，在黑暗中抓碎了胸前糟朽的衣服，咬破了嘴唇和舌头……她们不能放声痛哭她们永远不能再见一面的亲人。因为“国军”和太太们，正在她们的床上——她和丈夫睡过大半辈子的床上——安眠。

在这沿海一带的穷哥们中，享有特殊威信的金大义，是位六十岁的老渔民。他没有跟年青人一同撤退，只把他的养女——十七岁的小妹送走了。半个月前，南路地委会派地下工作人员到本村动员撤人藏船，他推说有病，没有参加“串连会”。他并不以为那样就能搭救渔家脱离苦海。而且，“等待解放大軍”，解放大軍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没有看见过。他想：“天地间哪有不压人的官軍？从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

儿，虾儿吃紫泥……”但那富于幻想的勇敢的渔姑小妹，却得到他的允许，参加了“串连会”。因为他的老友在临死前把妻女托寄给他的时候，他曾答应过：“她娘俩有她娘俩的自由，我只有养活她母女的本份。”小妹要走，他只得同意。小妹要把船开出去藏起来，老金可没有答应。老金一定要把船藏在本村附近。因为他想着等“官军”一走，就可以出海打鱼了。

金大义送走了小妹，闷悠悠地走进了小妹娘的房间里。终身未娶的金大义，严守着中国的古礼，和他老友的“未亡人”隔室相居二十年，就是白天也很少到她屋里去坐坐。现在，他失神地拿起竹筒水烟袋，坐在矮竹凳上。整整一天，他没有进什么饮食，也懒得说话。到掌灯时候，小妹娘特意给他打了半斤酒，买了一斤肉（那些日子村里人天天杀猪），弄两个菜端上来。他只把酒喝光了，有心无肠地扒拉几下菜，说：“大妹子，日子过不下去了！看来，咱们五六十岁的人，还要不得好死呵！……”第二天，他真病倒了。小妹娘问寒问暖，端水端饭，耐心地伺候他。夜里，她就静静地守在老金的房门口，坐在矮竹凳上，直到天明。

这天，当村外杀人的枪声响过以后，小妹娘用那习惯的忍辱受怨的声调，不紧不慢地告诉老金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金老根趴在船上不下来，叫官军活活给烧死了。”她说。

“糊涂的老哥！”老金叹了一口气。

“金大方家，老明家，三换家……还有金永家，二三十家的人，都叫官军用机关枪打死了……”

“为了什么事？”老金突然坐起。

“因為他們打了幫助官軍抓船先生。”小姑娘端上大碗草藥湯：“喝吧。”

“那……”老金沒接湯藥，忙着披上破夾衣。“那些家的人要痛心死了！一個村的人，誰都有個三災六難，我得去探問探問，親慰親慰苦主。大妹子，你怎麼不早說！”這是他們兩家同住二十年來，他對她說出的第一句埋怨話。

老金好像覺得這輕輕的一句話也太重了。他不安地瞥一眼端藥呆立着的小姑娘，抱歉似的攤開一隻手。想說點什麼，又沒找到適當的話，終於不聲不響地推開用破船板釘的堂屋門。正準備出去的時候，不料一個穿中山裝的“先生”和三名國民黨士兵，出現在他面前。

“唔唔……”“先生”捂着鼻子，把邁進屋來的一條腿又抽回去了。“你是金老大？”

“這村九成戶都姓金，老大很多……”老金沒好氣地回答。

“叫金大義嗎？”“先生”問。

“大義不是名，是外號，大家送的，叫順口了。”

“羅嗦！”“先生”微微皺起眉頭。“是你這塊料就行了。跟我們走吧，天亮駕船送我們。聽說你海上有點功夫，國軍的機器船不夠用。嗯……另外呢，象你這樣的老把戲，留在这里不安全，應該隨政府撤退。”

“先生，我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

“沒什麼，你很壯嘛！呵？哈！再漂幾次海，暫時也累不死。哈！”

“我有病，十多天沒出門了。”

“好放肆！給臉不要臉！穿得整整齐齐，有什麼病？”“先

生”开始生气了。

黑暗中，老金的拳头攥得咯咯直响，留着挖耳的小手指甲，已经深深地掐进肉里。就在这时，他的患难余生的亲人大妹子，悄悄地塞给他一件破棉衣。用只有他才能听懂的话说：

“去吧……你去吧，你得去。不用惦记家。”

老金松开拳头。他明白：不能做白白送死的金老根，也不能象那几十个人一样硬碰。凭着一身海上的功夫，他有自己的办法。

.....

雷州半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雷州半岛的红色土壤，在呻吟！碧蓝的琼州海峡，在仰空长嘘！现在，只有一个希望：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早一天赶来，抢救人民，截击匪军。但是，万里转战的第四野战军健儿们，这时却正在广西境内痛歼蒋家华中王牌：白崇禧匪帮。

二

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号称蒋军华中精锐部队的桂系军十七万之众，已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在广西境内。第四野战军松花江部钢一连的战士们，在连长肖玳的带领下，登上古老雄壮的镇南关，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城楼。从东北松花江打到中越边境的战士们，以欢欣若狂的激情，高高举起手中的美式武器，在镇南关城楼上，不知喊了几十次、几百次“祖国万岁！”好象这一句话就是一切。今天的一切，只有这一句话才能概括。

年青的連長肖珂，敞開汗濕漉漉、披滿戰爭風塵的征衣，象孩子似的，站在城樓垛口後面，激動得不知道怎麼才好。往南看：那是戰鬥中的英雄的越南；往北看：在重巒疊嶂、青松白雲的後面，祖國，你是多麼遼闊廣大呀！

“連長，這前邊還有咱們中國地方沒有？”老戰士白德剛的問話，打斷肖珂的沉思。

“沒了！”肖珂從心底深處發出天真的笑聲。“沒了！”

“那，華中南算打到頭了？”戰士馬四虎興奮地問。

“根據目前這情況，要我這麼一分析呀！”戰士小胡湊到蘇指導員身旁，看指導員正往小地圖上塗紅色。“這下算全紅了！那麼下一步的任務呢？……”

“‘胡參謀’！你又胡參謀上了。”戰士大老劉舉着小煙袋，高聲地問，“什麼任務？”

“什麼任務？你難不倒我‘胡參謀’！我看呀，不外乎八個大字：整訓練兵，保衛國防。”

“那不一定。”大老劉滿懷希望地說，“還興許開回東北去呢。”

“毛主席給你打電報來了？”伶牙利齒的小胡，向來一句也不讓人。

大老劉沒有繼續跟小胡辯論。他擎着已經熄滅的小煙袋，出神地凝望着北方。顯然，他的思想已經飛向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這時，半大孩子樣的號兵小洪，歪着脖子向城下聽了一會兒，迅速地轉過頭來報告：

“連長，營里用號調我們，叫我們下去緊急集合。”

也就是在鋼一連的同志們登上城樓的這個時候，松花江部隊司令員丁威揚，接到了第四野戰軍司令部的命令：

“着你部迅速輕裝急進，挺進雷州半島，並準備解放海南島。廣東省委轉來南路地委報告的情況：敵人在該處正綁架漁民，燒毀船隻。敵余漢謀、薛岳所部三十九軍、六十二軍、三二一師、保五師、保六師及劉安琪、沈發藻兵團等殘余，正日夜瘋狂搶渡瓊州海峽，向海南島逃竄。你部盡速到達下列地點：……”

三

天還沒亮，擠在金沙角的國民黨殘余部隊開始準備渡海。五艘兵艦和兩艘登陸艇，停在金沙角前的海面上，等待着用木船載去的士兵。他們要金大義老漢用木船載送部隊登軍艦，老漢推托病後體弱，拒絕了。於是他給綁了起來，送到載運民工的船上。三只裝載民工的木船上，擠滿了四五百個漁民，手連手捆在一起。這三只大木船，被一根鋼繩牢牢地拴在大軍艦的艦尾上，準備拖到海南島去。

渡海前，岸上先來了幾個便衣“先生”和幾位軍官，他們指揮着一隊憲兵，背着海，對着空闊的沙灘架起了幾挺重機槍。然後，部隊有秩序地在重機槍的火力範圍內排好隊。這時，一艘登陸艇開近了岸邊。

隔了很長時間，部隊還是排列在岸上，並沒有得到上船的命令。看來連掌握重機槍的憲兵也等得有點不耐煩了，他們不停地回過頭去看艦艇。但是，在他們的身後還站着手拿左輪

槍的軍官，軍官身後還有手插在褲袋里的便衣“先生”。

大約過了半小時，摩托在隊伍背後響起來了。接着，几輛小汽車揚塵飛沙地開來。從小汽車里走出來一批各色各樣的老頭子、少爺、和奇裝異服、牽着小狗的女人。等這些“貴人”和車輛登上艦艇以後，又開來一輛輛載滿了金銀細軟的大卡車。直到太陽升到半天高的時候，大卡車和小汽車還沒有上完。突然，又開來一支看來比原來隊伍要神氣得多的部隊。這支說着山東話和江浙話的軍隊一到達，馬上囂張地用槍托和刺刀把憲兵和排在沙灘上的隊伍趕開，搶先登上木船去。這樣，雙方便展開了瘋狂的械鬥。瞬刻間，命令聲、呼喊聲、女人驚叫聲、罵聲、武器擊碰聲、槍聲、傷者的呻吟聲……响彻了金沙角。

木船上擠滿了人，沒有上去的人還拚命往上擠，船終於給擠翻了。沒有沉下水的人，就抓牢沉船向軍艦划去。軍艦也擠的水泄不通了。海軍要開船，陸軍不讓開，因為他們的部隊還沒有上完。每一艘軍艦上的蔣系與非蔣系，這一部隊跟那一部隊之間，互相爭着把對方的東西和人往下扔，來奪取軍艦上有限的空間。落到海里去的人如果想扒上木船，木船上的人就會用刺刀割斷求生者的手指。

另一方面，空中的“國軍”，瘋狂地轟炸着那些來不及帶走的漁船，掃射那些搶救漁船的婦女、老人和孩子們。

最後，海軍完全不顧層層圍住軍艦的木船和船上成千成百的陸軍“弟兄”，猛然調轉頭，開足馬力，沖了出去。於是，海上成百上千的小木船，紛紛被軍艦撞翻、撞爛、撞碎，離得遠一點的木船也不能幸免，全都被突起的浪頭掀翻了。不久，海上

就漂起了无数黄衣服的尸体……

两天过后，一艘灰色的大軍艦，从海南島的秀英碼頭开出了。这就是敌人“防卫”海南島的国民党海軍第三艦队的旗艦——太仓号。

軍艦的指揮塔前站着三个人。左边，是一位海軍上校，身材瘦瘦的，衣着笔挺，举止文雅，这是第三艦队司令。站在中間的是位上将。这人个子不高，小臉长发，乍一看，很象旧社会的江湖艺人。他滿臉的油滑气，又故意装出一付端庄的样子，这就是敌人的海南寵儿——海南島防卫总司令薛岳。右边，是一个高个儿、駝背、碧眼鷹鼻的美国人。这位“盟国”密使斯麦得，是以“美联社”記者的身份，来走訪海南島的。不久以前，他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位海軍上将。最近却奉了老板的命令，脱去了海藍色的軍装，为了所謂“美援”計劃，走遍了受“援助”的各个国家。他足以夸耀的是：为了他的老板的利潤，他奔走的行程，加在一起已經快要从地球到达月球了。

在他们的身后，呆立着一个滿臉女性气味的副官。他正在欣赏着浮动在軍艦四周的尸体和破船。

旗艦开足了馬力，駛向海峽的东方，然后折到西面，又轉回来，在海峽的中央主流的北边减低了航速。这是为了讓“总司令”和密使，偷偷地看看海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闊的土地。

“……薛总，斯麦得先生！”艦队司令遙指着海上的碎木板和一条条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說，“共軍如果胆敢用木船渡海，在我們强大的海軍面前，这就是他們未来的下場！琼州海峽

是他們的墳墓，永遠填不滿的墳墓！”艦隊司令得意地摸摸无名指上的鑽石戒指，“我們有一句成語：‘抗日靠山，抗共靠海。’拿破侖無法渡過英法海峽，希特勒也只能望洋興嘆！所以，薛總，斯麥得先生！未來的戰爭，一切決定於海上，言不為過吧？所以……”

可是年老的密使並沒有注意聽他的談話，不知什麼時候困倦地閉上了眼睛。機靈的副官，急忙走到薛岳身旁，挑起一雙剃得細細的眉毛，低聲悄語地說：“總司令，貴賓累了，到里边去休息吧。”

他們走進休息室裏。斯麥得坐到一把軟軟的沙發上，一面玩弄着一只精緻的水晶酒杯，一面對薛岳說：“將軍，我帶來了自由世界對你們的關懷和敬意。我們非常注意海南島。它不僅有日本所需要的鐵礦苗，而且還生長着天然橡膠。這對我們雖然並不重要，但在共產世界裏，却是沙漠中的綠洲！一旦敵人佔領了海南，菲律賓、馬來亞都要受到威脅，更不用說印度支那。美國人的西太平洋也從此不再太平。所以我想問將軍：你們在這裏能守多久？”

“一直守到世界大同之日。”薛岳說。

“我不喜歡聽宣傳。”

“我也想請教您，閣下！亞洲在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我們最強大的盟國更實際的援助？我指的當然不僅僅是飛機和軍艦，而是戰火，不管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

密使沉思了起來。薛岳用眼色把他的左右支走，連那位躬身等待美“援”消息的艦隊司令在內。

斯麥得微微地閉上眼睛，說：“只要你們能守上半年，我們

对共产党中国的新月形的包围圈就会形成。那时候，可能在朝鲜，或者在台湾海峡，也许在印度支那，你就会看到你所希望的东西。为了这几个月防守的需要，盟国能为将军做些什么呢？”

“在更实际的支援还没有到来以前，需要的当然是装备。”

“那么，陈纳德的飞虎大队会从空中来帮助你们。收降的日本军舰和美军的一部份轻型舰只，不久也会开到琼州海峡来。还有一部份雷达设备，可以帮助将军瞭如指掌地探测共军的行动。这一些，算是第一批。”

“我担保能守到盟军所希望的日子。那么，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转到海南？”

“以最快速度——二十天之内。”斯麦得伸出了两个多毛的手指，肯定地回答说。